

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紀念座談會紀錄

本年四月二十九日，是我民族英雄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紀念日。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爲仰慕其孤忠偉績，並宏揚其革命精神起見，曾於三月四日下午二時，假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臺泥大樓，舉行「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紀念座談會」。到會者，計有會內外人士。（以簽名先後爲序）李獻璋、楊雲萍、黃典權、林崇智、毛一波、張達修、林耕宇、方豪、李騰嶽、雷一鳴、林衡道、黃得時、盛清沂、顏道鵬、賀嗣章、曹建、黃玉齋、廖漢臣、林忠、賴永祥、曹永和、洪縉曾、婁子匡、歐陽荆、楊錫福、勞幹、曾今可、馬振麟、書道深、陳世慶、王詩琅、盛成、陳百邨、馮用、黃天健、郭海鳴、劉枝萬、高而恭、莊金德、王世慶、黃潘萬、陳漢光、李孝本、曹甲乙、李春前等四十餘人，首由省文獻會主任委員李騰嶽致開會辭，繼由委員毛一波報告鄭氏復臺的意義，委員黃得時報告座談的程序，并由副主任委員林崇智分請各位參加人士發表意見。茲分別記錄是項談話如左。（以發言先後爲序）。

一、開會辭

李騰嶽 各位先生，各位同人，各位所知道的，今年四月廿九日，是我們民族英雄延平王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紀念日。對於這點政府也很重視，經定於當天在故都臺南舉開一個盛大的紀念典禮和展覽會。本會爲響應這次盛典，今天在此地開這個座談會，承蒙各位惠臨參加，十分感激，謹表深謝。

關於延平王一生的忠義功績，如奉詔勤王，誓師北伐，以及驅逐荷蘭，收復臺澎，奠定我國南疆海上區域，以爲今天中興復國的基地。他的維護正統，抵抗異族侵略的堅貞不屈偉大革命精神，他的處境，他的崇高思想，可以和我們在現的克難精神來相比例，真能使人感

奮景仰，而光芒萬丈垂範於千古。

諸位先生都是史學專家，對於延平王的有關軍、政、經、建等等史蹟，深具研究，敬請多多發表寶貴意見，以闡揚先哲助業，而併藉以激發民族精神，使大眾效法。

本會預定將今天座談的內容，和各位的撰稿，準備在紀念日那天，發行專號以垂紀念。請諸位多多指教，謝謝各位。

二、鄭成功復臺的意義

毛一波 主席各位先生！

今天這個座談會，希望本會以外的人士多多發言。作爲主人的我們，只願意好好的來恭聆高論。不過，主席要兄弟先來說明一下「鄭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的意義」所以，不妨簡單的說幾句話。

首先，就政治方面來看，鄭成功自隆武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文武群臣於烈嶼，設高皇帝位，定盟恢復，仍改明年丁亥爲隆武元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振。時永曆已登極肇慶，因道阻且長，不通粵中消息，故戊子仍頒隆武四年大統曆。及己丑，遙聞粵西正朔，即改奉永曆三年，此後戈船十載，由漳國公而進封延平王，無日不以反清復明爲職志。迨江南敗歸，軍孤地蹙，乃思另闢天地，以爲進攻退守之基地，於是東取臺灣，自永曆十五年四月廿九日登陸安平，嗣即設置郡縣，開府東都，歷時三世。而有明正朔，因以延長二十三年之久，是則成功之復臺，其政治意義之重大，良非淺鮮。

其次，就軍事方面來看，鄭成功自永曆元年起，歷經戰鬥，僅能固守金廈一隅，兩次勤王，均未能取得粵方連絡，而先後北伐，顯成孤注一擲之勢。閩南粵北之捷，失土既旋復旋失，將士又反覆無常，其不逐鹿于中原而有暇遠問虹梁者，實以臺灣本島爲海上最好之根據

地的原故。既已入臺，一度休兵息民，屯田爲食，養精蓄銳，半備反攻，故連會之來，當夫藉三藩之起義，而鄭經即有大舉以收復閩省南北之舉，所以成功之復臺，由軍事意義言，亦未可厚非。

再其次，就社會經濟方面來看，成功在閩十數年之用兵，財力已盡，雖有東西洋之貿易以資挹注，而清人之堅壁清野政策，漸使沿海遷界，頗生效力。成功如不早爲之備，則軍費即無從出，而民心亦難以收拾了。故其復臺，得臺灣沃野千里之地，安插閩粵流亡十數萬之民，而發展西洋貿易，臺灣尤爲便利。再則，土地開拓，人口日增，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至於成功既復臺灣，自能東拒倭寇，西逐荷夷，而樹立我邊防百年不拔之基了，這就是兄弟所說鄭成功復臺三百周年的真正意義之所在，是否有當？還請各位先生指教！

三、座談的內容

黃得時 座談的內容，似不應限于復臺一點，因鄭成功一生所做的大事，除驅荷而外，還有十多年的大陸的攻防戰，最爲要緊。尤其勤王與北伐事關重大。因此，應先從鄭氏誕生及其時代背景方面說起。不知大家以爲何如？

楊雲萍 今天的時間，原訂的並不多，如果從鄭氏出生的時間說起，恐怕討論不完。還有，我們現在要研究的不是一般問題，所以，不必過于廣泛的談到。

方 豪 我也贊成楊先生的意見。

黃典權 最好只提出幾點來談談。

林崇智 大家的意見既是如此，我們也沒有固執成見的必要，也可以將預定的談話程序改變一下。現在，依照我們約請談話的人過去所預定的談話題目，按收到先後來請各位發言，現在先請方先生說話！

四、鄭氏抗清的主力

方 豪 我要談的是：「由順治八年福建武關試題研究鄭氏抗清的主

力」。這次武關試題，見於宋徵輿「林屋文稿」卷十三：「海戰鬥舟不門人，故福舟爲堅。……然則福舟將不可制歟？或我材不如其堅，檣不如其危，將束手視其飄忽歟？其何策而止之？」。

順治八年時，清兵佔領福建北部已有五年；此五年之間，鄭成功海軍在閩南仍能發揮其最大威力，給予清廷極大的威脅，而這一威力，這一威脅已在上引試題中充分透露。

宋徵輿文中對「福舟」的威力亦有描寫，明人著作中對「福舟」的稱揚，資料尤爲豐富。而據各種載籍，「福舟」的主要建造地點乃在漳泉一帶，造「福舟」的技術人才亦必集中在那一帶。澎湖和臺灣既缺乏造船材料，更缺乏造船專家。黃梧之所以主張遷界，亦在阻止造船材料由大陸運往臺灣；自順治八年，至清兵攻臺，尙有三十二年，此三十二年中，鄭氏「福舟」因逾齡而修補不及，反之大陸方面，新船的量與質均在鄭氏之上。所以鄭氏能稱雄海上達六十餘年，主要原因是得力於「福舟」，鄭氏之終於敗於清軍，主要原因是海船不如清軍。順治八年福建武關主試官能見於此，提出策論試題，實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五、鄭成功和中國海上的關係

勞 幹 今天我想談關於「鄭成功和中國海上的關係」。鄭成功之渡海收復海島，這與我民族有很大關係。中國早期有二種不同的生活，一是沿海生活，二是大陸生活，前者操船，後者騎馬。

中古代海上的發展，在殷墟已有鯨骨及海貝。齊國爲海上交通之國。漢晉南北朝閩中的建置是從海上的，唐以後始從陸地。是時我國對南方之發展也是從海的，目的在求經濟發展。例如到安南（越南），其發展路線是沿海，不是沿山。尤其是漢朝，福建原來是一個很大越民之區域，由漢民族從浙江（會稽）去經營的。浙江和福建在唐宋至元海上交通均十分重要。宋朝的福建，可以說和中國文化有很大關係，原因在船舶的製造和航海的經驗。

可惜到明代海運中衰，明朝初期，太祖將海外之地列爲不征之國，並立下海禁令，防止老百姓出海。因此，在明代中國人對海上沒有機會發展。成祖以後雖然派鄭和下西洋，但這是官方的不是民間的。在明代是重視運河而不重視海運。倭寇的發展，可以說是官方壓迫的結果。

鄭成功之收復臺灣有幾點特殊的貢獻。原來海運到明代時很衰，而由其恢復。即發展海軍爲主力，過去中國是以陸軍爲主，而此次是以舟師爲主，此其一。中華民國第一次有計劃的收復一個很大的島嶼，就是臺灣。海南島的開發雖然比臺灣早，但海南島比臺灣小些，距離大陸近些，海南島的土地利用，也未會趕上臺灣。此其二。鄭成功開闢臺灣是中國人，第一次在太平洋沿岸（以前只是內海）建立郡縣，使得中國開了大洋的窗戶。此其三。臺灣被荷蘭人佔據，中華民族第一次收復歐洲人的殖民地。歷史上很少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間，由非歐洲的人收復殖民地的，此其四。中國人在海島殖民也是以臺灣的人數爲最多，而且成效也最快。此其五。

總之，我們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過去是大陸民族，而由鄭成功收復臺灣後才有向海洋發展的新趨勢。近世世界的文明是海洋的文明，中華民族若不能進步成海洋的文化，則中華民族的文化前途將永遠是落伍的。鄭成功對中華民族之關係是如此重大，因此舉辦成功復臺三百週年紀念是很有意義的。

李騰嶽——剛才方豪先生用便條提出，請在每位發表意見後留些時間來討論。因此，希望大家參加討論，多找機會講話。未知各位先生對方、勞兩位先生的意見怎樣？

六、臺灣何以比海南島開發較遲

方豪——請問勞先生，海南島之開發爲何比臺灣早？

勞——（一）從距離來說，海南島比較靠近大陸，臺灣則比較遠平均約二百公里。海南島與雷州半島所隔是小海峽，不過二十公里。（二）從海流來說，瓊州海峽的海流比較平坦。臺灣海峽就變化多端，

在秋冬以後，受到季風的影響，航船無法度越。入夏以後又時常有颱風，古代無法預測，因此便成了問題。當然比瓊州海峽難的多了。

方豪——我想還有一個高山族的問題。

勞——高山族強悍，當然是問題。不過雲貴一帶也有不少強悍民族，而且人數多，組織嚴密，並未阻止了中國早期的開發。中國的海軍是有力量的，如同劉宋的宗懌，隋的劉方，都摧毀過占婆國，高山族當然是不能抗拒的。所以不早於臺灣建治，似乎還有原因。

陳漢光——我對於臺灣開發較遲的看法，是由於福建沿海開發較遲而有連帶關係的。泉州開發於晉代，漳州開發於唐代，故在隋唐以前臺灣談不上開拓。原來華夏文化：向東海發展者，是由韓國走下日本；向南海發展者，是由廣東廣西走下南洋；而漳泉沿海以及臺灣，正介於東南海之間，形成文化上的死角；也可以說是華夏文化的末梢或邊緣。盛成——臺灣海峽爲東亞之地中海，我們不是海洋國家，秦始皇不要海洋而要陸地。唐朝才到福建，而由浙江經閩，粵而到安南。因此，這不是我們大陸國家所能控制的。

方豪——到安南之路線是由浙經閩、粵而到安南嗎？

楊錫福——本人就臺灣與海南島開發之遲早問題，發表一點意見：

本人早在十年前，曾在「海外」月刊發表過一篇短文，題目即爲「臺灣建置何以較遲」，因爲時隔多年，手邊已無此文，惟就記憶所及，該文大要如次：

第一：海南島與臺灣同爲我國沿海大島，就面積而論，海南島較臺灣略小，就距大陸遠近而論，則海南島距雷州半島甚近，而臺灣與福建間的臺灣海峽則甚寬。

海南遠在漢代已開發，並有建置，臺灣則遲至明末，本島才有建置，即以從寬計算，澎湖之設治亦遲至宋代才有。

無論就「開發」（經濟意識）或「建置」（政治意識）而言，臺灣均後於海南島，何以故呢？其中原因，當非單純，惟主要原因，似在「地形」。

我國在堯以後，政治中心，移至黃河中游，此後，我民族泛濫的

洪流，遂從關中平原，漫衍而出，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之間，地形上本無巨大障礙，而長江流域與粵江流域之間，名義上為五嶺之阻，實則五嶺之高度甚低，不足以為民族擴溢之限，惟閩浙山地，因山勢高峻，頗為險阻，而此山塊之形勢，西高於東，面海而背陸，故歷秦漢之世，嶺南一帶已經「開發」，閩浙山地祇算「遙領」，嶺南既已開發，海南與雷州半島間，復無險阻，故海南遂亦為民族泛溢洪流所浸潤，臺灣則無此便利，閩浙山地直至宋代，「建置」始能擴及全區，臺灣因有閩浙山地為之前障，居於政治地理上「雨影」區域之內，故其開發乃在宋元以後。

第二：倘使施肩吾的咏澎湖嶼的詩為可靠的話，澎湖的開發在唐代應已有相當的績效，而其開發應擴及臺灣本島；倘使漢代的「東鯤」包括臺灣在內的話，則臺灣的土邦應在漢代已排入到中原進貢的行列之內了。但是為什麼漢唐之際，並未有足徵的文獻叙及臺灣本島？這可能受海陸估價不同的影響，中古之世，我國對海疆之注意遠不如陸疆，國防重心亦側重於陸防，海防的作用僅在防海盜而已，而防海盜之法，則常用「墟其地」的辦法，盡遷沿海或海島之居民，使沿海之址或海島成無人的真空地區，澎湖在宋代亦曾被「墟」過，此種「墟其地」的辦法，施之於海盜出沒的閩浙沿海，延遲了臺灣本島開發的年代。海南島雖然也是我國沿海的島嶼，但是雷州半島並無「墟」的必要，瓊州海峽也因寬度不大，海南島固屬為一島嶼，事實上，可視為陸地的延長。

林衡道——為何我國很早就取了海南島、越南，而不取臺灣琉球？其原因在於古代王朝對外發展，不以經濟利益為原動力，主要的是以國防、邊防之必要為原動力。站在國防邊防觀點，歷代王朝均認為：琉球、臺灣既無侵犯中原之患，就不必征服它。是以臺灣之入版圖，琉球之入貢，均較諸越南為晚。

黃典權——臺灣所以遲遲開放，其中閩南之地形以及當地自三國以迄唐初，山地（畚人）之長期積聚有關。閩南殆我中國東南沿海山地人長期受迫而撤至，這或為閩南所以很慢開發，間接影響臺灣的開發。

勞 幹——（綜合解答）

關於開發先後的問題，我覺得應當注意兩種的現象，第一是對於交通工具利用的程度，第二是，對於土地利用的程度。決不應當根據一種現象，就下斷語，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全部歷史上的事實，假如只根據唐宋以後的情形，而忽略了漢晉以來的事實，也會陷於以偏概全的誤會。

關於海流的問題，我是採用了梁嘉彬先生的意見。誠然，梁先生所有的看法，我並不是完全同意的，梁先生確實有偏見，也有特識。我覺得談臺灣問題應當注意海流和風向，否則一定會加上了不可信的揣測。

秦始皇並非如同明太祖那樣，完全不要海洋，反之秦始皇的巡常道路，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大半都是沿著海岸。至於從長江流域到閩粵，漢朝嚴助發會稽兵擊東越，韓說從會稽攻閩越，都是走的海道，東漢末年王朗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逼，南走東冶，想到交州，被孫策截留，後來又由海道回到許昌，都可證明從浙江到福建，走的是海道，尤其可以注意的是東晉盧循是從浙江經過臺灣海峽到了廣州，把吳隱之擊敗，後來亦從江西大舉攻劉裕，劉裕卻從海道攻入廣州，把盧循的勢力剷除。當時倘若臺灣海峽是個無人去走的地方，如何還可以大軍來往？

唐以後的福建移民，是中原人士從陸地來的，不過福建最先的經營程序，是沿海岸的。我過去做過「漢晉閩中建置考」，在中央研究院史語集刊發表。可惜看到的人不多。不過這一個意見，我現在認為還是值得注意。為什麼從浙江港口可以經福建而至廣東和安南，就是不容易到臺灣呢？這就不是關於福建未曾開發的問題，而是另有原因，無法控制臺灣海峽的風浪和海流的問題了。但是臺灣海峽氣候上的情況逐漸明瞭以後，臺灣就會被內地的人前往的。明代海盜橫行，雖然不是一個好事，不過對於海面交通上進一步的了解，卻有相當的意義。就交通方便的程度而言，臺灣比起海南島而言，確實不如。就土地利用的價值而言，臺灣沃野千里，還在福建以上。因為交通上有

了問題，所以開發較晚。因為土地利用方面有前途，所以從鄭延平正式設置郡縣以後，到現在三百年間，一切都超過了海南島以上。

中國民族從長江經五嶺到兩廣，成爲一條線，這一件事，我想用土地利用的觀點來看，較爲合適，申報館地圖中有一個「重要城市及人口分布圖」，凡人口繁密之區，就是土地利用較高之區，臺灣海峽假如從來沒有困難，臺灣也就早應該被開發了。

七、鄭成功性格及其他

楊雲萍——①「補充方豪先生的高見」：方先生的問題，甚重要，但我要補充的就是新的「技術」；好的「武器」（如方先生所提出的「福船」）是要有政治的、經濟的要素支持它的。例如明朝之敗於清朝，並不是「技術」、「武器」之不如清朝。明末明廷已由傳教師等得到西洋之新技術新武器大砲之類，但是終於敗亡的，就是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不能夠好好利用這些武器。鄭成功雖有「福船」而未獲得成功的原因，大概就是在此。

②「鄭成功的性格」一個人一生之成敗，有好多條件。例如他的環境，他的時代，都有關係，但是他個人的條件，亦甚重要，他的教養，他的性格，都關係他的事功。鄭成功的性格，如諸位所知道；他是勇敢、剛強、果斷、不客氣一點說：是強悍，易生氣。他的這種性格自有其長的一面，亦有其短的一面，他的如此性格，關係他的一生之成就甚大，對「南明」這一段的歷史，就有影響。譬如因他如此性格，對於團結當時的反清力量，「人和」的方面有其關係。例如朱舜水等人，就不能大了解他的所爲。就是後來的史家，亦有批評。又他的死，（我有小文敘此。）似是他的性格有以速之。如衆所知道：他僅僅享年三十有九。假使他的性格不太「剛」不太「強」，則對於他的兒子鄭經之與乳母的私通事件，或不至影響他的健康如此之甚。如施琅的反叛投清，施琅雖太不應該，但鄭成功的剛強性格，不稍容忍的處置，似亦有關係。而施琅的投清，對於鄭氏，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八、鄭成功的傳說

妻子匡——①鄭氏在民間傳說裏既可被稱爲教化英雄又可被目爲非凡人物，至於他底誕生的說法：

一、由于他世居地石井地方的非常地形，和祖先埋葬於非常墓穴。

二、誕生之前曾展開令人震怖的天變，海中出現神靈巨物。

三、生時空中恍有金鼓之聲，香氣四散，萬火齊明。

四、鄭氏係東海長鯨轉世。以上四點正合乎世界英雄的誕生的概念。

②鄭氏逝世和鄭祚殞滅，民間傳說會預知朕兆與讖語：

一、天象的災變，風、雨、雷、電、雹交作，巨星殞落，白虹貫天。

二、災難怪象：洪災、火災、旱災、病癘、飢饉、山噴泥、大樹倒、地如驢鳴，見外災使者。

三、鯨魚、鱷魚、水牛自死，生豬人面或似象。

四、鄭氏祖墓被斷龍穴，風水破壞。

五、讖語應驗：「歸東即逝」，「壽至磚城」，「一馬回」。

③鄭氏傳說的形成，很明顯的是有其錯綜複雜的歷史的地理背景，決不出自僅祇少數人底智慧的想像的產物，同時它特別含著着歷史的片斷的實證，即使，治史而祇求有系統，有證據的資料，它是應該不再被史家們所冷落的了。

九、鄭成功北伐的檢討

黃天健——一、戰略的決定：鄭成功自在金、廈建立堅強根據地後，即向閩、浙、粵諸省沿海不斷展開突擊戰，所至無不勝利。清朝對他實已無可奈何？但他却爲「何時得望中興」的意圖所苦。因集諸將商議，所得出的共同結論是：惟有總反攻才能解決一切。參軍潘庚鍾的意見是：「邊地雖得，亦不足以號召天下豪傑？……不如將數百號戰艦

，直從瓜鎮而入，逼取江西。南京一得，閩、粵、浙、楚，以及黔、蜀之豪傑悉響應矣！這就是一種直搗心臟的戰略，希望從心臟地帶的佔領，以擴大政治影響而加速軍事力量的推進。這一建議的贊同，使成功決定了這一總反攻的戰略。

二、事前的部署：首先一着是派員往粵西向永曆帝報告，並望帝能使「孫可望、李定國之師出洞庭而會江南，以分其勢」。同時又派人直接向孫、李兩人說項，希望他倆能「忘私憤而伸大義，分道出師」。這在軍事上說來，就是協同作戰，以收內外夾擊之功。其次，派員到浙江沿海，招撫松門一帶漁民，以爲入長江的嚮導。又推張煌言爲監軍（他的部隊是駐在舟山群島的），請會師北上，因他曾隨張名振三次攻入長江，熟悉地形地物，乃使他作先頭部隊。此外，他還接受了外援，那就是臺灣紅夷人撥一王要求簽訂貿易協定的代價，每年因此而得到「餉銀五千兩，箭標十萬枝，硫磺一千擔」的貢物。在戰備的充實上，顯然是很大的助力，繼又率師南下粵海南海澳，攻佔鷗訂寨，獲得大批糧食的儲備，作爲反攻時的補給。

三、戰鬥的編組：在東南沿海十餘年的經營，鄭成功所部業已多至七十二鎮（每鎮兵員約等於我們過去一師的編制）。自決定總反攻後，即在廈門演武亭加緊操練，並特選出力能舉五百斤者組成「左右衛武親軍」（戴鐵面，穿鐵裙，號稱「鐵人」），其任務爲出戰時專立陣前斬馬足。他親率北上的十七萬大軍，其中的編組是：水戰（海軍），騎射（騎兵），步騎（步兵）各五萬，另以二萬人機動配合作戰。這些軍隊，除張煌言的先遣軍外，再分爲「四程」（即第一線，第二線等），按序列前進。這十七萬人由海道前進，自金廈至南京，全程達一千海哩以上，假使不是在羊山遇風的話，它是直航的。這裏所牽涉到的問題，如：裝運的船隻（除人而外，還有馬匹）、糧食、武器以及各種裝備等等，從現代辦後勤補給的眼光看，那並不是簡單的，何況那時的航程需要幾個月以上，可知其計劃的週密。

四、最好的時機：鄭成功當時所以能從金廈反攻到南京，且集中

運用了這樣大規模的軍力，其最基本的條件，即是他已控制東南沿海的制海權。在海上十餘年中，自浙江以至廣東，所有島嶼幾全被他所控制着。實際上，在沿海地區他可任意選擇登陸地點，且無往而不利。其所以能如此，因他有着雄厚的海軍，而清朝却正缺乏了它。同時更因清軍正全力從事內陸的劫奪，對沿海地區的防禦亦無力顧及，故鄭成功能很順利的進入長江。他到達南京時，可說是他反攻大陸最後的也是最好的時機。其時清廷江南防務甚是空虛，所謂東還的凱旋軍還未到達（成功大軍抵南京時爲七月初七、初八，幾乎在三個星期以後，清軍才自湖北南下）。他若到京時，即下令攻城，則東南半壁已下，大局完全改觀了。假使再進一步看，他能提早到六年以前反攻的話，即張名振三入長江之時（永曆七年至九年，順治十至十二年；一六五三—一六五五年），則更爲有利，因那時孫可望與李定國在西南聲勢正盛，是大可收內外夾擊之功的。

五、急進的戰略：在戰略的運用上，鄭成功是極端急進的，所謂「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我囊中矣」，就是他底基本觀點，也就是一種據線以控全面的戰略。所以入長江後，崇明未破，即欲取瓜州，他說：「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遲延日月，反使瓜州有備，不如先取瓜鎮；若得瓜鎮，則江南門戶已破，先截其糧道，是心腹有疾，然後乘勝取江南，則崇明不攻自破」。故他不聽張煌言「取崇明爲老營」的建議，即揮軍前進；瓜州、鎮江兩地爲江南門戶。既被取得，甘輝又向他建議，分兵兩路：一向揚州，堵截山東清兵來援；一據鎮江，斷兩浙清兵補給線，潘庚鍾亦主張暫守瓜鎮，分據淮揚，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觀釁而動。馮澄世也認爲需要緩進，成功都不聽，傳檄直指南京，這種輕入疾進的行動，顯然不是穩紮穩打的部署，而犯了兵家所謂孤軍深入之忌，假使當時清朝江南防務不空虛的話，成功之師即可能陷入袋形陣地，早受打擊，又何況在整個部署中，祇有主戰場而無支戰場，故不能配合作戰以牽制敵人。張煌言僅是其先遣部隊，並沒有開闢出一個足以牽制敵人的戰場，顯然，這種軍事行動是不够嚴密的。

六、旺盛的士氣：鄭成功的所以能直搗南京並不是完全由於他戰

略的穩操勝算，純然是旺盛的士氣所促成的，而海外十餘年的偏處，一片孤臣孽子之心，實爲士氣旺盛的根源。入長江後，右提督馬信即以「爵居人上，恨無寸功」甘爲先鋒；在焦山所舉行的祭告諸帝及誓師大典中，三軍的慟哭失聲，更振起每個人奮發的企圖心，致以後：水師能以十七舟衝破清軍「滾江龍」的封鎖線，並焚燬其「浮木營」；陸戰中，周全斌能以二千餘人破清軍三萬之衆，得克瓜州，不爲不勇；攻鎮江時，士卒均下馬死戰，以抵住清軍五路壓進之陣，使清提督管效忠走南京時，竟有：「吾自滿洲入中國，身經十七戰，未有此死戰」的慨嘆；抵南京後，清軍已成甕中之蠶，馬信即欲揮兵登城，以復舊京，復國之心不可謂不切，像這樣旺盛的戰鬥意志，像這樣輝煌的戰績，是決不能讓它鬆懈或等待下去的，甘輝當時的觀點是不錯的：「兵貴先聲，被衆我寡，及其謀且未定，其勢宜拔！」因爲在高漲的士氣中，倘再加以激勵，則戰績愈輝煌，這是必然的道理，但鄭成功竟違反了它。

七、情報的缺乏：反攻大軍圍南京後，成功的不立即攻城，固由於累戰皆捷的氣燄所障礙，相對地看，亦即由於軍事情報做得不好，甚至可說是缺乏情報工作，因他既不知清兵多已西調未返，又不知南京防務是如此空虛，更不知郎廷佐的「卑詞寬限，無約請和」是最大的詭計，其實這幾點就是當時爭取勝利的主要關鍵，而鄭成功却完全不瞭解敵情，在打一場瞎戰。潘庚鍾當時的敵情判斷是不錯的：「孫子有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降則降，豈戀內顧？此緩兵之計也。速進兵攻，乃爲上策」，成功又不聽從，這時的他，恐怕真的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關於軍事情報這一項工作，最初，大軍自金匱出發時，原已派員前往聯絡清蘇淞提督馬進寶（即在廈門時，被鄭鴻逵情縱而去的清將馬逢知），希望他能作內應，及成功入長江，而他所採的竟是中立態度，根本沒有運用得上；佔領鎮江後，俘獲操江軍門朱衣佐，此人卑躬屈節，本可從他那裏獲得不少情報的。但鄭成功不加利用，反而說：「此腐儒也，殺之徒污吾劍，釋之反見大度」！就這樣輕易地放走了他。反過頭來他却替清軍做了最有利的

情報（請成功緩期進攻，就是他的詭計），更是極大的差錯。

八、政治的號召：鄭成功決定直搗南京的戰略，顯然是從政治號召上着眼的，克瓜鎮後，他獨主張疾進，所以要如此，他說：「我明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而有甲申之變，以致百姓遭殃，庸臣剝削，鄉紳欺凌，四海鼎沸。今大兵一到，自然瓦解；若不進兵，恢復舊京，號召天下豪傑，是自老其師，倘敵之援兵四集，前後受敵，我勢豈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俞通海，水師奪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貴神速耳！」及後，進抵南京，他甘願坐待其投降，又是從政治號召上着想的，他認爲：「自舟山興師至此，戰必勝，攻必克，彼焉敢緩吾之兵耶？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今既來降，驟攻之，何足以服其心哉？」根據他前面的話，說明政治號召力之大，無法抗衡；根據後者，說明僅憑軍事力量，解決不了問題。前後雖出同一觀點，却形成極大的矛盾。疾進，是軍事行動的加速發展；攻心，則又故意延緩了軍事行動。誰都知道：戰略在達成政略的要求，而政略是輔助戰略的進攻的。因此，當軍事行動開始以後，政略祇能配合戰略，決不能牽制戰略的。但鄭成功竟然在軍事進程中最緊要的關頭上，以政略來制止了戰略的進攻。正因其如此，所以政治號召的目的未達，反而形成了軍事的頓挫，由此可知，政治號召與軍事戰略的推展，必須相輔相成，密切配合，決不能把它各自孤立起來運用。

楊錫福——本人對於鄭成功的北伐一事，意見如下：十年前本人任職本會時，曾爲當時紀念鄭成功舉辦的展覽會，繪製一些圖，記得有一幅即是有關鄭成功北伐的圖。

鄭成功取道海路溯長江而進攻戰略上應該說是正確的，惟重點放在攻取南京，而不在南京未攻下前先取徐進，或逕越過南京而攻蕪湖，以連皖贛，則未知當時何以如此？是當時客觀形勢所使必然，抑或主觀意識所決定？吾人於事後評論每多以成敗得失而感嘆當事者，爲什麼不能洞燭先機，其實鄭成功北伐的成敗，不能以純軍事力量來衡量，須兼論當時政治經濟……諸項的相關性，不過，就戰略而論鄭氏溯江而上，連絡華中，接應西南，包圍東南，進而攻取華北，把滿人

驅出關外，這是多麼偉大的作戰計劃！

還有，附帶要說的，是由「福舟」的角度，來研究鄭氏未能反攻大陸，是一個新穎的看法。

臺灣是多森林地帶，它的林野面積，占全面積百分之六十左右，為什麼臺灣竟不能供應鄭氏造船的木料？我們知道福州、廈門、汕頭是我東南沿海三大木材輸出地，臺灣建築所需的杉木，多來自福州、廈門等地，換言之，臺灣還是福建木材的銷售市場，假若說當年造船是需要松杉之類的木料，當然，鄭氏很難從福州廈門汕頭一帶取得木料了。

臺灣儘管林野面積甚大，但熱帶林却占很大的百分比，熱帶木料，可能是不適於造船的。鄭氏當時所能開發之區，應是海拔較低之區，也可以說鄭氏當年採伐熱帶林比較容易，倘若要採伐溫帶林或寒帶林，則必須要開發高山地區，在當時可說是很難達到目的，因為當時山胞不可能讓他們上山伐木，由此可知臺灣儘管也有溫帶或寒帶有用的木材，在當時對鄭氏却不能反攻大陸的幫助。假若說，鄭氏不能反攻大陸係由於缺乏船隻，而缺乏船隻，則由於望林興嘆而無可用之材，吾人讀史至此，不禁要掩卷太息了。

隨鄭氏而來的，必然有不少精於造船的人，也必有懂得林學知識的人，臺灣四面環水，他們都是乘船而來的難道他們上了岸，就忘記了船的重要性？當時並無空降部隊的啓用，難道他們日夜要作反攻準備，而忽略了唯一工具的船隻？是不是臺灣高山地區也沒有造船的木料？抑或臺灣的溫帶林或寒帶林雖可供造船之用，而無法採伐？

十、滿清如何摧毀明鄭革命精神

盛——明鄭的失敗，非軍事的失敗，乃政治的失敗。滿清之祖先索倫人，曾出耶律楚材，相元太祖，企圖統一歐亞大陸。明代一反程朱，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精神，以陸王為中心，提倡知行合一。至東林復社，更為積極。至幾社出，徐孚遠、陳子龍等合著「皇明經世」文

編五百卷，是為清代樸學之啓蒙時代。徐孚遠與沈光文曾將此種具體革命之精神帶來閩南，帶來臺灣。滿清之對策，即恢復程朱（清康熙五十一年特升朱子配享孔廟）以根本摧毀明鄭之精神，遂以李光地、張伯行為鷹犬，以書院（明代自由講學，至清代則多盛辦），為工具。其對臺灣則以福建書院為中心。李光地之弟子張伯行所創立之鰲峰書院，乃經營臺灣之大本營，此種現象至乾隆時，全祖望出始稍衰，至道光間鄧傳安在鹿港建立文開書院，祀沈光文、徐孚遠等，再以沈、徐配祀朱子於臺南書院。至光緒初年，遂建鄭成功祠，漢族終於光復，臺灣亦終於光復。所可慰者，昔年之失敗，造成今日之成功。鄙人對於鄭成功素少研究，而且人所共知之資料甚多，僅聊以塞責而已。

十一、鄭氏的文獻

賴永祥——鄭成功在世界上可以說是文獻記載及研究最多的人物的一個。根據初步的估計，有關書籍的種類，不會比一百五十種少，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總有二百五十篇以上。如果再加上文藝作品就更多了。關於他的記載，不只在中國、在韓國、日本、琉球、澳門、越南、菲律賓、印尼、荷蘭、西班牙、英國……等都可以找到的。本國的史料，大家都很熟，所以不談，對荷蘭的文獻，另有曹先生詳細的介紹，應該也不要再提了。現在我們從韓國來開始走一圈。

韓國有李朝實錄，在其孝宗、顯宗及肅宗三朝，有很多地方提到鄭成功、鄭經或三藩之亂事，已有日本人石原道博、浦廉一及國人楊雲萍、方豪諸先生作過部份研究工作，現在此老大的實錄，由韓國政府影印出版中。其他承政院日記、備邊司謄錄等書也有其記載。鄭成功在朝鮮文獻中，曾有郭信、谷泉屋等稱呼，這當然地是由國姓爺而來的。日本人稱鄭成功（コクセンヤ）或和藤內。在日本，自早就有史書限多，「臺灣鄭氏紀事」、「臺灣割據志」是其中著名者。但應該要最注意的是，在長崎的史料或其傳聞。因長崎是鄭成功的生地，也是鄭氏三代船隻經常來泊的地方。華夷變態，唐通事會所日錄、或長

崎荷蘭商館日誌等，就是此類的重要史料，華夷變態，現在已有東洋文庫的刊本三冊，唐通事會所日錄也經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繼續刊印中。荷蘭長崎商館日誌，在學士院有抄本，而翻譯工作正由前臺大帝大教授九十歲的老學者村上直次郎先生繼續進行中，也已有一、二、三輯由岩波書店刊出。這都是可喜的消息。

琉球的歷代實案及越南的大南實錄也是以中文所寫的重要史料。關於歷代實案的明鄭或南明記載，我曾在臺灣風物誌介紹過。大南實錄的記載，譬如鄭氏部屬禮武鎮楊彥迪率眾前往甘埔塞開發的史實是乙件有趣而未經充分介紹過的，澳門是葡人在東亞的基地，也是鄭芝龍幼年時住過的地方。鄭氏在泰國會訂製船舶並有通商，應該在這樣的地方，也可以找出史料的。前年我從日本東洋文庫拍回了一部 *Pala foxy Mevdoza* 韃靼中國征服記（一六七〇年刊）的英譯本，就是澳門葡人方面有關鄭芝龍及其時代的極好資料。

鄭成功確實有招諭菲律賓的意圖。鄭成功與菲律賓總督曼利克，特、喇喇的往來文件，在我國是無法找出，但在西班牙文獻，像 *Combes de Historia Diaz de Conquistas Murillo Velarde* 的 *Hist. de Philipinas* 等書，就有其記載。菲律賓人或稱鄭成功為 *Marotos* 或稱之「東洋的 Attila H」。西班牙文史料，像「一六六二—一六六三年馬尼拉的事件」(Events in Manila, 1662-63) 等部份，曾經 Blair & Robertson 在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89* 裡翻譯介紹出來，但大部份尚需有人探索的，荷蘭史料的豐富，不必再多講，但可惜者，此寶庫因文字的隔膜，尚未完全揭開。

至於英國方面，當然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記錄為最重要。在鄭經時期英人在安平廈門設立商館，有詳細的記錄存在。其中一部分經日本人岩生成一先生抄回，由曹先生及本人校訂在臺灣研究叢刊裡，以「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之名出版，並有周學普先生的翻譯，當可參考。其實，我們還可以料想到部分有關鄭氏時期的中文資料，曾經英國人士帶回本國而被保存在彼地。明鄭所頒永曆大統曆就是其一例。在英國有永曆大統曆數部，其中一部在劍橋大學 John 學院

者，據云，顯然地有 Delboe 帶回等字樣。將來有機會我們是在英國探索明鄭原始史料的。英人駐臺宣教師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對荷蘭有關臺灣鄭氏重要資料的介紹，其功我們也不能忘却的。在西歐文獻多稱鄭成功 *Koxinga* 而其拼法有十數種之多。

如果我們由重要史料類，轉來其他書籍或研究家，僅就戰後有論文或著作者，美國人就有前五洲協會駐臺代表史麟書博士 (Dr. Earl Swischer)，哥大教授金格楠博士 (Dr. Donald Keene) 等人。史麟書博士是「清代名人傳」裡南明人物傳記的作者。日本學者，就更多士濟濟。有浦廉一、石原道博、岩生成一、中山久四郎、藤塚鄰諸博士及田中克己、中村孝志教授等人。其中浦廉一是以鄭泰長崎預銀的研究等有關鄭氏論文五篇，獲得文學博士者。石原道博氏在前年還寫了一本「國姓爺」，由吉川弘文館出版。去年在東京的史學會年會，老學者中山久四郎先生，還特別作有關鄭成功的講演。

如此，有關成功及明鄭三代的史料及研究是豐富而且該受注意的。我們紀念鄭成功，應該進一步瞭解其時代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那麼只靠中文文獻，實在是不够的。現在海外的史料陸續出籠，所缺者是我們的努力而已。

曹永和——(此項談話另有筆錄作為專文發表)

十一、關於鄭彩

馮用——博物館現藏有與鄭成功同時之鄭彩墨蹟一幅，原件因疏散鄉間，如考證得確實真蹟，則富有歷史上之價值。鄭彩歷事弘光、隆武，魯王後在左所監國，鄭彩亦參與其事，嗣因故與鄭成功交惡，其經過情形，容為文述之。

李騰嶽——今天既承大家撥冗來此，又承踴躍發言，收穫實多，感謝無已！

我們今天的談話是有紀錄打算在以後分別把它整理出來，放在臺灣文獻季刊第十二卷第一期上發表。各位先生如有補充的意見，請用書面寄來亦可。時間快到六點了，座談會就此結束。謝謝大家！